



本土文本

九月乡村

□李新勇



豆包AI生成

时令已近白露，天气依然爽热。午后的天空澄澈如洗，阳光慷慨地洒向大地，若不是带着创作任务，出去看看秋老虎盘踞的乡村是什么景象，断然不敢出门。出了城市，喧嚣被甩在身后。乡间的景致，美得不可方物，仿佛大自然在这个时节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路旁的连片种植的大豆田里，豆荚饱满得快要炸裂开来。有的种植户急着采收青豆荚，腾了土，赶种别的农作物；有的则耐着性子等豆荚枯黄，盼个更好的价钱。高粱顶着硕大的大红大紫的脑袋；水稻田青绿，还需要两个月才会迎来丰收。

转过一个弯，或爬了半棵树，或攀了半堵墙的丝瓜闯入眼帘。它们已过了旺季，接近收头，像个不管不顾甚至肆无忌惮的中年人，少了规矩和矜持，多了随意和率真，黄花开得恣肆，嫩丝瓜也模

样不整，生长的位置更是无拘无束。

最惊艳的当数扁豆。它们把红色、紫色及这两种颜色交融的斑斓色彩铺陈到极致，成串的花朵一束束缀在厚实的藤蔓和叶片间。待天气继续转凉，它们的花期和果期便会迎来鼎盛，就这

么热热闹闹地贯穿整个秋天。

不远处，顶着稀疏穗子的几十杆芦

苇在风中轻摆。它们有竹的身姿，却粗

蛮如蔗，实在是江海平原上的一道天然

甜品。同行的伙伴儿说，儿时他们不喜

欢吃自家的芦苇，偏要偷邻居家的；

邻居家的小孩又来偷他们家的。不多，

每次一根。其实哪里算偷，仿佛这些芦

稷就是种来给别人家的小孩解馋的，不“偷”没有趣味，不“偷”不甜。

穿过这片自然馈赠的田园，我来到了东海镇东安镇村，这里可算作东疆村的一个缩影。这里是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片区建设现场，农业合作社的收购点正在忙碌。上午刚接了一卡车从新疆发来的金瓜。这个位于东海镇北部的纯农业村，是片区建设中的重点村，面对现代工业化进程，如果缺少规划和经营，直接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。村干部告诉我，随着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，全村有三分之一耕地转包给了外地人。由于不少是窑业取土后的低洼地，每亩年租金不过一二百元，前些年不少耕地成了荒地或半荒地。

转机发生在2019年。村里流转十小组的村民土地，近两百户农户投股近五百亩土地，创办了农业专业合作社。据了解，该村目前有两千亩左右土地发包在外，年租金收入超百万元，村集体管理费收入二十多万元。

数字是枯燥的，但在村中，却能真切感受到变化。群众得到实惠，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老年人在家有补助和分红，经济收入增加，干群关系也融洽。河道纵横交错，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水草，每一条河两岸都绿树成行。水边的荻花，白色花穗在风中摇曳，景致十分动人。道路全都硬化成了平整的水泥路，路旁立着太阳能路灯——这些细节无声地诉说着乡村的现代化进程。

我采访了三位村干部，一位中年男

性、两位青年女性——如今村里的女干部已比男干部多了。那中年男子面上有风霜之色，两个青年女子眉目间藏着果断和干练：“如今的村干部，不好当。”

这话不虚。从相处交谈中，从看他们处理事务时，从路上遇到老百姓与他们熟稔打招呼、拉家常的情景里，都能发现如今的村干部早非旧时催粮派款之辈，他们得练就百般武艺，一人恨不得掰成几人用。村干部得精通电脑表格，将千百农户的信息一一敲进发光的屏幕，数据如流水，要梳理得条理分明。

“群众的诉求最真切，就看这些干部能不能为大家办好事、办实事，带来实打的好处！”

在一户农舍前面，一位老农告诉我：“土地流转出去了，平时在合作社打工，年底还有分红。”他抱着个泡着菊花茶的玻璃水壶，笑容里满是知足。“女儿在城里上班，说要接我们去住，我们倒舍不得这乡下。”

“除了能挣到一笔钱，还有，”他的老伴儿接过话头，“乡下空气清新，瓜果蔬菜也新鲜，一早一晚出去散步，四处敞亮开阔。”他们的孩子打算退休以后也回来住。

老先生却告诉我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们都八九十岁了，反倒会选择进城。“年纪大了住城里，最大的好处是刚打完120，救护车就已经开进了小区。”我们都替他说像他这么健康肯定用不上，他却乐观地笑起来：“谁不会老呢？老了都一个样。”

夕阳西下，我们踏上返程的路。后视镜里的乡村渐渐成了剪影，而那幅九月乡间的画卷却深印脑海。这片土地上，传统与现代交织，自然与人文共舞。车窗外的风清凉出秋天该有的样子，风里仿佛还带着扁豆花香，给人感觉秋天真是一步步近了。

归纳三位村干部的意思，如今要服

临《闰中秋月》

□尹画

习字以来，我对传统节日的珍视愈甚从前。去年中秋将至，我曾临摹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；今年中秋，便想再续这份雅兴，此次选定的，是宋徽宗赵佶的《闰中秋月》帖。

若从艺术家视角审视，宋徽宗当是历代帝王中最富才情者。绘画上，他将花鸟画推向黄金时代；书法上，他独辟蹊径，创作出风骨卓然的“瘦金体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亲自主持“宣和画院”，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下诸多珍贵遗产——传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作者王希孟，便是从这所画院走出的英才。

《闰中秋月》书于宋大观四年(一一〇〇年)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，全帖共七行、六十字，其文出自宋代诗人赵大伟

的一首七言律诗：“桂彩中秋特地圆，况当余魄澄鲜。因怀胜赏初经月，免使诗人叹隔年。万象敛光增浩荡，四溟收夜助婵娟。鱗云清廓心田豫，乘兴能无赋咏篇。”从诗句中不难读出，这是一首中秋赏月的即兴之作：闰月中秋的夜晚，月色格外圆润澄明；因得此良辰初赏佳月，便不必让诗人为错过今年美景，空叹来年而遗憾。天地间万物收敛起杂光，更显天地浩荡；夜色渐退，愈发衬托出月色的皎洁美好。当鱼鳞般的薄云散去，天空清明开阔，人心也随之舒畅愉悦，这般景致当前，又怎能不乘兴挥毫，写下诗篇呢？

宋徽宗以瘦金体书写的这幅《闰中秋月》，笔力铿锵、风骨挺拔。我在临摹

时，格外留意到它的几处鲜明特征：其一，线条纤细、结体清“瘦”，书写时需精准控制线条的粗细与力度，丝毫不能懈怠；其二，善用顿笔，长横行至末端需微微抬笔，再向右下顿笔回锋，长竖则以中锋入纸后顺势下行，随后左侧抬笔，再右下顿笔回锋；此外，瘦金体的捺画写法也极具辨识度，落笔前必须仔细读帖，将线条的角度、粗细都了然于胸。要知道，毛笔字不同于铅笔字，写错便无法涂改。书法一道，素来讲究“眼要比手先到位”，唯有先看清、悟透，方能落笔有方。

关于瘦金体，我曾在祝勇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中读到一段有趣的评论，书中写道：“瘦金体只能在艮岳这样的皇

家园林里生长，因为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，是与环境密不可分的。瘦金体是典型的帝王书法，是和帝王的极端主义美学品位相联系的。换句话，没有极端绮丽的生活质量，很难创造出这种极端的字体。”——连用几个“极端”，读来令人忍俊不禁，却也道破了瘦金体的独特气质。

确实，瘦金体风格独树一帜，与其他字体差异显著，辨识度极高，临摹起来自然不易，写得好坏，一眼便能分辨。但我练书法本就为自娱自乐、修身养性，不必苛求完美。

此番应景临摹《闰中秋月》，权当是为迎接中秋，添一份小小的仪式感罢了。

鸡头米熟了

□小满

妈妈却忽然卖个关子，狡猾相俏，说“且听明朝分解”，这说书先生一样的诱惑，外婆寄给他的鸡头米，可是粒粒皆辛苦哦。

剥鸡头米是耐心活，大家聚在黄妈妈的客堂间里，围着两张八仙桌，通常要剥到午夜才散场。鸡头米学名“芡实”，黄天荡的鸡头米果实长得圆鼓鼓的，顶端有一个引吭高歌的“嘴子”。

黄家老两口做初剥工作，黄妈妈要在果实顶端的“鸡嘴”上，用一把大剪刀剪出一个十字形的大口子，接着，她用硬木擀面杖轻柔擀压，把鸡头米从开口处“赶”出来。刚剥出的带壳子实，表面沾有一层黏糊糊的汁液，剥壳时会打滑，走到承装湖塘的水中，完成定植。

原来，4月初，黄妈妈要在门前挖好小水池子，开始漫种催芽。大约到了5月中旬，芡实的幼苗纷纷长出四五片圆盾状的叶子，黄妈妈就要穿上高及胸口的皮裤，用塑料澡盆拖着一盆又一盆幼苗，走到承装湖塘的水中，完成定植。

剥鸡头米的人都在60岁以上了，男女都有，以老妈妈为主，他们在右手指上戴上不锈钢的指套，指套顶端有个蘸水钢笔一样的“笔尖”，“笔尖”在鸡头米的壳子上轻轻一划，鸡头米就开了口，剥出来，一颗颗圆溜溜的鸡头米呈满月一般的米黄色。直径最大的鸡头米，当地人唤作“大月”，的确很像缩微版的水中月亮。

剥鸡头米，需要耐烦。来做这活计的都是老人，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，做家务、带孙辈，晚上再来剥鸡头米，剥着就困了，为了给他们驱散困意，黄妈妈一会儿讲些蜿蜒曲折的故事，一会儿唱几句评弹，一会儿把手机里鸡头米教程、收获的小视频放给大家看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女儿拍的，她说，我这劳作，配上

评弹，给远在上海的外孙看看，让他晓得，外婆寄给他的鸡头米，可是粒粒皆辛苦哦。”

剥得指尖发黑的老人家果然有了精神，伸长头颈去瞧黄妈妈的手机屏幕。是的，就算住在苏州乡下，不干这活计的人，也没法体验栽种芡实的种种奥妙。

原来，4月初，黄妈妈要在门前挖好小水池子，开始漫种催芽。大约到了5月中旬，芡实的幼苗纷纷长出四五片圆盾状的叶子，黄妈妈就要穿上高及胸口的皮裤，用塑料澡盆拖着一盆又一盆幼苗，走到承装湖塘的水中，完成定植。

原来，4月初，黄妈妈要在门前挖好小水池子，开始漫种催芽。大约到了5月中旬，芡实的幼苗纷纷长出四五片圆盾状的叶子，黄妈妈就要穿上高及胸口的皮裤，用塑料澡盆拖着一盆又一盆幼苗，走到承装湖塘的水中，完成定植。

剥鸡头米的人都在60岁以上了，男女都有，以老妈妈为主，他们在右手指上戴上不锈钢的指套，指套顶端有个蘸水钢笔一样的“笔尖”，“笔尖”在鸡头米的壳子上轻轻一划，鸡头米就开了口，剥出来，一颗颗圆溜溜的鸡头米呈满月一般的米黄色。直径最大的鸡头米，当地人唤作“大月”，的确很像缩微版的水中月亮。

剥鸡头米，需要耐烦。来做这活计的都是老人，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，做家务、带孙辈，晚上再来剥鸡头米，剥着就困了，为了给他们驱散困意，黄妈妈一会儿讲些蜿蜒曲折的故事，一会儿唱几句评弹，一会儿把手机里鸡头米教程、收获的小视频放给大家看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女儿拍的，她说，我这劳作，配上

要脱皮了。”采摘从每天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，需要戴着头灯，拖着澡盆行走，找到一株芡实的核心，用一种特制的弯刀把周围碍事的带刺叶子划掉一点，再把花朵周围成熟的果实扶正，把它们一个个割下来。

芡实一茬又一茬地开花，每一茬花，都会结出果实，因此，剥鸡头米的茶话会，将陆续开到中秋节左右，人们在这里诉说与儿孙的牵绊与纠葛，诉说村里可以挣钱的新门路，也诉说“从前的我”如何有力气挑着150斤的稻谷去收购站。是啊，似乎就在一瞬间，殷实又孤独的晚年已经来临。

这夜，黄妈妈照例当场称重每个人剥出的鸡头米，结算当日的工钱。一开门，外面的月光就像一瓢水一样泼了进来，黄妈妈送她们到门口，问：“要不，让老头子开拖拉机送你们回去？”

领头的婆婆代为回答：走十几分钟就到家了。秋来了，月亮又低又亮，照得见土路上的小坑洼了。你快放心回去歇息。

剥鸡头米，需要耐烦。来做这活计的都是老人，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，做家务、带孙辈，晚上再来剥鸡头米，剥着就困了，为了给他们驱散困意，黄妈妈一会儿讲些蜿蜒曲折的故事，一会儿唱几句评弹，一会儿把手机里鸡头米教程、收获的小视频放给大家看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女儿拍的，她说，我这劳作，配上

要脱皮了。”采摘从每天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，需要戴着头灯，拖着澡盆行走，找到一株芡实的核心，用一种特制的弯刀把周围碍事的带刺叶子划掉一点，再把花朵周围成熟的果实扶正，把它们一个个割下来。

这个美梦，真想在里面多走一会儿。

江海新韵



最重的空车

□顾伯冲

在盛大的九三阅兵式上，一辆挂着“1945”车牌的检阅车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驶向天安门，驶向长安街上的钢铁洪流。车上没有乘员、没有旗帜，甚至没有声音，但它比广场上任何一辆满载的战车都更重。

一

那空车里

承载的是近380万烈士未曾远去的英魂

承载3500多万伤亡军民的牵挂

车内，一位位喊着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的年轻战士

脸上虽然稍显疲倦，但眼中闪烁着坚强与刚毅；

车内，露宿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将士、平型关战壕中纵跃起的健儿、五指山上二十三年不倒的红旗；

还有，齐鲁大地上的担架队、留着齐耳短发的女游击队、送鸡毛信的放牛娃……

这是专门留给英雄的车辆

载下的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气概

更是华夏子孙滚烫的家国情怀。

南洋华侨倾囊倒筐支撑前线的“血脉”

铁轮碾碎千山雪，赤胆撑开百战台；

五台山的僧侣告别了晨钟暮鼓，毅然穿上军装

书写了“袈裟裹战甲，佛门护中华”的不朽传奇；

沃野千里的大后方家家户户种田忙

多出点劳力也是为了抗战。

这是专门留给英雄的车辆

载下的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气概

更是华夏子孙滚烫的家国情怀。

四

那空车里

承载着抗御外侮的苦难与荣光

承载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力量

哀嚎着国破家亡的飘零无依

唤醒了把团结写成抗战的诗行；

延安窑洞里煤油灯的光芒

在雾霾中照亮着持久战的前方；

西南联大弦歌一堂，响遏行云

把文明传承的责任酿成岁月的芬芳。

这是专门留给思想的车辆

载下的是我们开启凯旋门的金色钥匙

更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针方向。

五

那空车里

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与先烈的嘱托

承载着在记忆的丰碑上刻下的永恒守望。

看吧，车外如山岳般静默肃立的森严刀枪

我们让脚下的土地从此无恙；

望吧，空中战鹰逐梦，呼啸的风儿挟挟万丈